魏書

二八

列傳卷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舉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

以圖基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虔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澤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

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道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鄭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万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鄣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
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
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
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
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
衣以除其斁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
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
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
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斁相承仍

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

法使之監道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録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外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産隨其啄食便是芻狗万物不相自矣自大道既往思

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贍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化貝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

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瑩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基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旨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

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
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
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
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
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脩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
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
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
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

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

居直法糺擿是司風邪譽黷猶宜劾糾況趙脩
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
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
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
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
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
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
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

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使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縱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諫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

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舊鹿曹
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
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
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栢隆
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
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
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
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
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

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
頤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
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
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
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
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
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
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

里宰皆以下代今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梯尔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耆壯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鈆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
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
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
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呈
公卿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遂
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
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
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
所急先朝音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